

平凡人生

古镇陶匠

□侯美玲



春天的早晨，古镇陈炉天空湛蓝湛蓝，像一块玉石镶嵌在高空，温润无瑕。

老秦心情不错，先是仔细观察了瓷窑的温度，然后坐在拉坯转盘前的小木凳上，不紧不慢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从保鲜膜中取出一块泥料，不偏不倚拍在转盘中心点上，老秦脚踩转盘开关，速度一百二十转。与此同时，他已沾湿双手，对着那块泥料反复揉捏，用手掌调节泥巴的软硬程度。慢慢的，泥料中心点找好，软硬度也恰到好处，他的右手大拇指微微向下回扣，泥料中心渐渐开出一个圆口。接着，老秦轻轻用力挤压泥料，一点点拔高泥坯高度，泥料渐渐

出现瓶肚、瓶颈、瓶口，再用刮片轻微修整表面，一个弧线圆润、器型优美的梅瓶坯初步完成。

拉坯过程看似简单，可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。想当年，老秦还是小秦，刚刚走进耀瓷总厂拉坯车间，师傅就教他“冬练三九夏练三伏”，一天拉坯几百个，直到闭着眼睛也不会出错，才算出师。

在瓷厂兢兢业业工作了二十多年，掌握了制瓷的各个环节，小秦变成了老秦，却又赶上企业改制，老秦下岗，和同事一起外出打工、做生意，虽然收入还不错，可离开瓷厂的老秦浑身不得劲儿，无论走到哪里，眼前总是出现拉坯的转盘

和整齐排列的泥坯，醒来却是陌生的床铺和天空。思前想后，老秦回到古镇，在自家小院建造了瓷窑和作坊，开始了手工制瓷。

老秦深知，不同于流水线瓷的千篇一律，手工瓷必须以独特的神韵赢得人们的喜爱，而神韵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得到。所以，在瓷器上倾注时间、汗水和情感，坚持双手制作，用时间磨炼功力，以技艺打造良器，不断追求品质和品位，才能得到“独一无二”的手工瓷。正因如此，老秦一心一意做瓷，在器型、胎体、釉面和画功上下功夫，渐渐的，他做出的瓷器造型庄重、质地上乘、装饰巧妙、釉色奇幻，深得顾客青睐。

这几年，乡村游盛行，古镇因为独特的耀瓷文化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到来。在老秦的手工作坊，游客可以参观制瓷的各个环节，制泥、拉坯、刻花、上釉、烧制。当然，相比于其他环节，游客更愿意观看老秦拉坯，因为拉坯是泥巴的蜕变之旅，更是体现陶工艺术灵魂的关键时刻。在老秦的陶瓷小院，游客自觉围成一圈，像观赏个人表演秀一样观看老秦拉坯，此时的老秦沉静、自信，心中只有转盘上的一团泥巴，别无他物。

有时候，老秦会向游客讲述一些耀州瓷悠久的历史和发展，以及自己的见地和困惑，年轻游客被这种古老的手工所吸引，留下来跟着老秦学手艺。面对他们的到来，老秦很欣慰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手艺传授给他们，因为有更多年轻人加入陶瓷制作行列，耀州瓷才不会衰落，中国古老的陶瓷工艺才会发扬光大。

手工陶瓷制作作为老秦带来了收入，尽管不是很丰厚，但他的内心日渐充盈，饱满，烦恼也好像少了许多。在市里举办的陶瓷创作竞赛上，老秦屡屡获奖，在金灿灿的获奖证书上，总有“陶瓷工匠”四个大字，乡下人质朴，觉得四个字叫起来麻烦，索性就叫老秦“陶匠”。老秦喜欢“陶匠”这个称呼，感觉是对自己最好的褒奖。

心香一瓣

被围困的生活

□楚秀月

自庚子春疫情暴发以来，人类和这个可恶的病毒已斗争了两年多时间。在700多个日日夜夜，我们提心吊胆如履薄冰般地生活着。从最初居家隔离，到自觉深居简出，我们逐渐认识了人类的渺小和自然界的复杂。

疫情总在反反复复，稍有松懈，它便如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猛虎，随时都有回头吞噬我们的可能。反观几次疫情的反弹，皆因出行引起。有人总是抱着侥幸心理，按捺不住想要行走的足迹，让自己成为新一轮疫情的感染者和传播者。再往深里追究，是不是和人类对大自然的景物过度开发有关？

近两年，我几乎哪都没去，这对于一个酷爱旅行的人来说，无疑是残忍的。不是我不想去，而是不能去。2019年秋从家乡回来，我计划休整一段时

间，然后开启真正属于自己的退休生活。回望自己的前半生，都在围着孩子转，展望后半生，极有可能是围着孩子的孩子转。这是大多数人的常态生活，我们都毫无怨言，却有诸多遗憾。细想，似乎只眼下几年时光真正属于自己，上还无老拖累，下还无小牵挂，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？

可如今，我渴望了很久的地方只能靠想象抵达。我把自己想象成一片云，无所不能，风能到达的地方我都能去；我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鱼，百炼成钢，水能流淌的地方我都能游。无数次，我想象黄昏暮色四合之时，自己行走在西藏布达拉宫的广场之上，红色的裙裾轻拂大地，仿佛在探寻仓央嘉措放荡不羁的足迹；我时常仰起头，放眼远望，明亮的双眸里闪着丝丝疑问，猜测烟火繁华

处，两个相爱之人约会的小酒馆到底是哪一间，达娃卓玛腕上的手镯，可是为她离经叛道的那个男人所赠。

这无数个想象，无数次假设的行走，是我内心的渴望，也是我自律的成长。我用一些实实在在的事，去填满这漫长而无聊的日日夜夜的想象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一次次为自己找事干，哪怕这些事被我重复了上千遍。我阅读写作，在字里行间安放我沉重的灵魂；我写字画画，在一撇一捺中轻盈我日渐衰老的身体。热爱或不热爱，都已不重要，似乎自己时日不多，时不可待。看烦了，写累了，我就起身立在窗前，和不远处的石鼓山遥遥相望。目之所及，青铜器博物院和鼓角楼相映成画，山脚下的茵香河云烟缭绕，大自然以宁静之姿接受着疫情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那棵老槐树

□苗晓瑛

每到槐花飘香的季节，住在钢筋水泥楼房里的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儿时摘槐花的热闹场景，思乡之情也油然而生。

我的家乡在渭河之尾的一个普通村落，记忆尤深的是村西头老队长家门前的那棵老槐树，粗壮高大的树干肆意地向外延伸，其中一枝斜斜地直冲街心，另一枝则半遮半掩着老队长家的土屋瓦房。听老人们说这棵槐树是老队长爷爷的爷爷种下的，有上百年的历史，它默默地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过风风雨雨，历经春夏秋冬，在这方沃土上生根开花。

老队长门前的那棵老槐树成了村里人聚集、聊天、歌咏的好地方。有时村上开社员大会，一街两巷的人在老槐树下为增产节约、多打粮食讨论交流。每当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乡亲们端着大碗，齐聚在老槐树下，吃着杠子馍，喝着苞谷糝，就着浆水菜，虽是粗茶淡饭，却吃得有滋有味！大家吃着、聊着、笑着，绘声绘色地讲着东家长西家短。

每当槐花飘香的时候，老槐树上开满了一串串、一束束、一簇簇风铃般的槐花，白白淡淡的槐花，悠悠地摇曳在枝头，老远就能闻到它怡人的清香。

小时候，我们乡下的孩子们总期盼着槐树花开，花开的时候就能吃到香喷喷的槐花麦饭。在槐花飘香的季节，一



波又一波的人来到老槐树下，有的提着灯笼，有的拎着布兜，说说笑笑着摘槐花。两三个十来岁的男孩爬到树上，将一把槐花塞进嘴里，边咀嚼边含糊不清蹦出三个字“真好吃”。树下的我们看得眼馋，口舌生津，急切地喊：“快折呀！扔下来呀！”一大枝夹着绿叶的槐花枝落下，我们赶紧拉上一枝，迫不及待地吃上一口，凉凉的、甜甜的、香香的，特别好吃。过完嘴瘾的我们，坐在一旁不慌不忙地捋着槐花。这时，大人也搬来长梯，斜靠在树上，爬到手能采摘到的地方，不紧不慢地捋下槐花放进灯笼。

摘好的槐花拿回家，母亲用清水浸泡，并淘洗干净，用自家磨的新面粉搅拌均匀，放到笼屉上蒸。我呼啦呼啦地拉

着风箱，火苗在灶膛里一明一暗地上下跳跃，锅里咕嘟咕嘟冒热气，香味弥散在整个院子。麦饭蒸熟了，置于盘中，放上蒜蓉、葱花、姜末、食盐、辣椒面用滚烫的油一泼，香气四溢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考上了城南某校，假期回来，发现路边栽起了一排电杆，那棵陪伴了几代人的老槐树已被砍伐，从此，村里再也闻不到槐花的香味了。

还好，村外的城壕边还有几棵小槐树，生长得很茂盛，每年到了四五月份，人们便去城壕边钩槐花。当然，在壕边钩槐花，虽不像在村里那么热闹，同样也有乐趣。在劳动中愉悦心情，放飞自我，收获满满。

岁月留痕

“对不起，妈妈，我即将远行。”这几个字，打在手机屏幕上，准备从微信发给妈妈，她就在我家的另一间房里，等了十几分钟，愣是没发出去……

我不知道，如何亲口告诉妈妈，我要远行，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，我无法再照顾她的日常起居了。

上大学时，我一直保持着一周一封信的频率，寄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。当然时不时也会给他们寄照片，都是为了留住欢乐的印记，拍学校的各种活动、春天鲜花盛开下的灿烂笑脸、游玩时留影的合照等等，告诉他们，我在他乡一切安好。过不了多久，就会收到妈妈的回信：“信和相片收到了，家里一切都好。”学校生活的困顿、学习上的不如意、勤工俭学的颠沛，在信中不敢有一丝一毫体现，怎么也不能让爸妈知道，不可以再让他们为我担忧了。

参加工作了，我越走越远，信也写得越来越少，即便妈妈如何责怪，也不愿再多提笔。有时晚上写好的信，第二天一早，揉成团扔进垃圾桶。有一晚，孩子的哭闹声，惊扰了邻居，我一路跑回工地上那个临时的家，孩子一个人躲在卫生间，两只小手捂着双眼，浑身发抖，扯着嗓门大哭不止。自那之后，我慢慢懂得妈妈是如何惦记我，开始时不时地给她打电话，工余时间，或者遇到了什么新鲜事，都会给妈妈打个电话。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在我诉说，她听着。

换一种方式守候

□王慧春

自孩子上了小学，我的工作也越来越忙，给妈妈打电话的频率越来越低了。

有一天，我的微信接到一个加好友申请，点开一看，竟然是妈妈。我很惊讶，一直只用老年机的她，竟然也开始用微信了，后来听弟弟说，妈妈知道现在年轻人都用微信，几乎不打电话，所以换了新手机，想要跟上我的节奏。我们长大了，父母努力靠近，我们却无意中把父母推开。好像每个做儿女的，都有这么一个阶段，或早或晚。

妈妈从去年8月份来我家，我发现妈妈各方面的能力在日渐减退。我帮她把家人的电话都设了快捷方式，知道妈妈看不清按键，把家人的照片设成头像，一个个放在通讯录里，教妈妈用抖音，享受各种小视频带给她的开怀大笑，帮妈妈把喜马拉雅App放在手机桌面上，教会她听相声、戏曲，让她享受现代信息快捷的娱乐方式。

妈妈，我从不曾走远。无母不成家，为了这个家，您得多保重。愿您能收住泪水，笑着过往。虽不能天天见到我，我也不能再听您唠叨，更不能在温柔的灯光下陪您吃晚饭，但我一直把您放在心里，我会每天给您拍工地上大干的场面，工人们豪爽的庆功、周边的好山好水好风光，决不食言，不论多晚，最后一条微信，永远发给您。我只是换一种方式，守在您的身边。

寸草春晖

眉挑烟火过一生

□曹春雷

世相物语



把你想吃的一切，早已准备妥当。吃吧、喝吧，白昼忧心的事，都扔给夜色。此刻，只对嘴和肠胃负责。

见过一位中年女士，独自在小吃摊喝酒，面前孤零零几串烤串，她看着手机流着泪，但，是笑着的。端起酒，猛地仰头灌一口，然后，继续流泪，继续笑。我不知道她背后的故事，只是希望她是喜极而泣。小吃摊的烤串和酒，能够抚慰她的肠胃、她的心。是谁说的，“黄油饼是甜的，混着的眼泪是咸的。就像人生，交织着各种复杂而美好的味道。”

我一位朋友，开一家小公司，隔三岔五，喜欢和三两知己来吃夜摊。大多是来吃羊肉泡馍。老板是个小伙子，据说是从西安来的，面白白皙，戴一副眼镜，很腼腆的样子。做的羊肉泡馍很好吃，我能连吃两大碗。但去的次数多了，我就对邀我去的老板朋友抱怨，咱能换换口味不？朋友笑说，好啊好啊。但下一次，说不定还是来这里。后来他笑着解释，你看这小伙子，人家是为爱情才从西安来到咱这个小城市的，你说，咱不得多支持一下？说的也是，要为爱鼓掌，反正泡馍也好吃。那姑娘我见过，偶尔来帮小伙子忙活，很文静。

夜市，是适合生长爱的。常见到小伙子和姑娘，在某个小吃摊坐下，慢条斯理地吃着，轻轻说着话。食物虽比不得大酒店的精致，但因为有爱作调料，味道有比之而无不及。有爱之夜，是温柔的夜。

喜欢夜晚的小吃摊，不过是贪恋俗世的烟火气，贪恋平淡生活里的小浪漫和小确幸。汪曾祺说：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还有一句，不知谁说的，“我本是槐花院落闲散的人，大口吃饭，大碗喝酒，眉挑烟火过一生。”是的，眉挑烟火过一生，足矣。

托人办事

□王谦

小小说

办公室来了一位朋友聊天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他的表弟。在陕西把姑家或舅家的兄弟叫表弟，他表弟的故事还真有点意思——

我表弟在某市繁华地段开了一家超市，都装修好三年了，可烟草专卖证还一直办不下来，弄的超市无法正常经营，急得他像热锅里的蚂蚁。有亲戚告诉他，我这里有“扛硬”关系，他就跑来找我：“老话讲，香不过的猪肉，亲不过的姑舅，就凭咱们的关系，一定要给我帮这个忙，帮我办成这件事！”

我念他是老亲，很快找了两个朋友，都是比较大的官，其中一个烟草局刘副局长，他回复我：“一个月可以办好。”我赶紧告诉表弟，征求他的意见，没想到他一口答应，说完后好好感谢。

我出面约了个饭局，介绍他们相互认识，并当面对清楚办事程序。会见比较愉快，就是表弟太抠，酒是刘局带的，饭钱是我结的，表弟主家倒成了一个吃白食的。

不到一个月时间，烟草专卖证果然妥妥挂在了超市墙上。表弟喜上眉梢，可就是不提事先承诺的感谢，他的装聋作哑使我处于尴尬和被动之中。

一天，刘副局长给我打电话询问挂证情况，我羞愧得无地自容，只好说催问一下。我一问，表弟说：“哎呀我的妈哟，我为这个事，前后费了不少力。”我问他：“都出啥力了？”他七七八八说了一些不沾边的话，最后还直接挂了电话。

我无法答复刘局，就说：“领导，这个超市离你家不远，你没事就到超市转转，他应该就能明白。”刘局大度地说：“算了，不说了，我如果这样做，他会很没有面子。”

不久，又有人说在市里某地开了一家超市，也是烟

草专卖证办不下来，四处求人托关系，试图解决问题。我表弟得知情况后，给人家拍着胸脯说：“这个事简单，我能给你办了，么麻烦！”

表弟收了对方给的感谢费以后才告诉我，希望我再帮他一次。我没有脸再去找刘局，拒绝了他。

表弟找了几个朋友，人家都说：“现在严了，办不了了。”一个月时间很快过去了，事情没有一点眉目，人家不停催问，表弟对人家说：“政策变了，事情办不成了。”那人心里很不高兴，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难言。

时间不长，一则某超市商户托人找局长办烟草专卖证，证没有办下来，感谢费也不退的闲话，在市烟草局有鼻子有眼地传开了，还有人添油加醋，增加情节，故事最后传到了刘副局长耳朵里。

刘副局长在烟草局当了五六年副职，工作能力很强，名声一直很好，尤其是勤政为民方面口碑较好，没有想到被这子虚乌有的事弄得五马六道，说不清楚了，还被纪委和检察院叫去问话。气得刘局住进了医院，没出三个月，人就一命呜呼了。

